

悠悠岁月,最是书香能致远

□ 封富

我出生书香之家，父母俱为人师，父亲在江津中学任教，母亲在四牌坊小学教书。小时候，家中触手可及的都是书，床头桌尾、架上座旁，书籍无所不在。小时候，充耳所闻的父母教诲是：“孩子，不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好好读书，读书能帮你实现美好理想。”小学高年级，我已经读完了《故事新编》《西游记》；中学初年级，我已经读起了《教育诗》《水浒传》。

一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。1970年，刚满18岁的我插队江津县李市区慈云公社四大队。知青生活，劳累饥饿。腿上泥重泥，手上茧叠茧，田里地里，累死累活。苦点累点还好说，反正我们就是来“滚一身泥巴，炼一颗红心”的。比起“劳其筋骨”来，更考验人的是“饿其体肤”。我下乡的地方是山区，坡陡土瘠，每年分到手的稻谷仅够农忙时煮点稀粥填肚，好在还有红薯、包谷掺合果腹，让我勉强能扛住繁重的农活。

悠悠岁月，“读书能帮你实现美好理想”成了我坚持下去的精

神支柱。

为弥补书籍的不足，我找大队书记开具介绍信，以开办农村读书室的名义从县图书馆借回大量图书，有马恩列斯毛著作、鲁迅选集、农技图书、文体书籍……这些书，在我阴霾重重的生活中泄入了一线阳光。凭一本《农用柴油机的操作与维修》，我顺利通过区农机站组织的柴油机手培训，成功担任大队打米房的柴油机手，春末夏初，奔走田间地头，抽水灌溉高坡梯田禾苗，在享用各生产队为“技术工匠”提供的嫩豆花甑子饭时，清清楚楚品尝到了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的味道；凭一本《战地新歌》，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，和一帮俊男靓女据书排练，载歌载舞时，明明白白体会到了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的感觉；凭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（试用本）》，被大队领导和小学校长看中，聘为民校教师，当拿到相关待遇的足额工分和现金补贴时，真真切切享受到了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愉悦。

那些年，我三间茅舍的读书室成了乡村青年的聚会之所。回乡青年喜欢借阅作物栽培、家禽饲养类的书，还有《红灯记》

《智取威虎山》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。而下乡知青则好读经典，古今中外，无所不及。好在我还从父亲藏书中偷偷带走了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古文观止》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……这些书籍成了知青的至爱，大家偷偷阅读，私下交流。还有一套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稿选·阅读和欣赏（古典文学部分）》，更成了知青争相传阅的宝书。读其中的一篇文章，仿佛回到课堂，聆听名师的讲解。只要心中还有梦，我们就不会放弃手中的书。

书读得多了，书香味就浓了。我的这批知青书友，相聚时以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自励，以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抒情，以“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言志。在这批知青书友中，李华孝被推荐读清华大学，王晓波被推荐读四川大学。恢复高考后，李正祥、刘思怀考上江津师范学校，周忠言考上江津师专（后更名重庆文理学院），刘正容考上四川农业学院（后更名四川农业大学），我考上四川师范学院（后更名四川师范大学）。

永远难忘1978年3月3日的那个上午，春日的暖阳斜斜透过窗棂，端端照在正在上课的我身上。这时候，忽听校长万金全在教室门外高喊：“封老师，挂号信！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！”说完，随手摇响了下课铃。我走出课堂，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挂号信，那是一个褐色的牛皮纸信封，上面写着：“江津县李市区慈云公社四大队封富同志收，四川师范学院寄”。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，抽出信纸，一共三页：录取通知书、入学注意事项、欢迎词。录取通知书上清晰地写着：“封富同学：经我校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研究，你被录取到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，请持本通知书于1978年3月13、14、15三天来我校报到。”霎时，泪水盈满了眼眶。这一刻，我记起了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挑灯夜读的艰辛情景，记起了知青书友激扬文字的倾心交流，记起了交上语文试卷走出高考教室时的满腹欣喜，记起了父母“读书能帮你实现美好理想”的谆谆教诲，于是心里有声音如浪潮般涌出：“爸爸！妈妈！你们说的没错。最是书香能致远，读书圆了我的梦！”



今夜的月亮我不敢多看一眼 (外一首)

□ 黎强

今夜，那轮叫中秋的月亮，
我是真的不敢多看一眼。
好像多看一眼，就难受，
忍不住想起许多人和事儿。

譬如，用石碓窝春糍粑的爷爷，
再也不会歇息时揪我的小鼻子。
又譬如，小脚奶奶磨的芝麻黄豆面，
香得我肚子里的馋虫一下跑了出来。

还有老父亲的土碗就是满的，
却摆放在后山老坟的拜台前。
月光与酒气一下子拽出我的泪，
吧嗒吧嗒滴在香烛的氤氲中。

老院子上那把竹躺椅空了好久，
再没有爷爷或父亲坐上去喝苦丁茶。
只是那些很念旧很怀旧的月光，
陪我，用手轻轻触碰竹椅的余温。

今夜的月亮我不敢多看一眼，
以及老石磨老水井老门槛的月影。
转身把几双筷子摆在老桌子上，
请那些逝去的老辈子们，回来坐坐。

奶奶的月亮

奶奶的月亮很薄很薄，
不在城里的夜空中。
在她那间土房子顶上，
在那方池塘里，那口井里。

奶奶的月亮很灰很灰，
不在城里的夜色中。
在她那道山梁子顶上，
在那垄枣树里，那丛竹里。

奶奶的月亮很淡很淡，
不在城里的夜景中。
在她那座老祖坟顶上，
在那声喇叭里，那抬轿里。

奶奶的月亮，
看得见，也看不见。
薄得如烟，
灰得如土，
淡得如水……

幸福通泰门,温馨小社区

□ 罗安会

江津古县城的标志性老城门——通泰门，如今已华丽转身，演变为洋溢着现代气息的社区，名为幸福通泰门。

漫步在幸福通泰门社区，居民们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温暖与和谐，让人深感其名不仅代表着地理标志，更是社区服务宗旨的体现。

地处江津老城区最繁华、人口最密集的地带，通泰门社区也是老年居民的聚集地。时代的脚步匆匆，许多年轻人选择外出寻求发展，部分市民也迁往更现代化的住宅小区。然而，这里依旧保留着众多朴实的居民，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社区书记介绍，通泰门社区的常住人口超过9000人，分布在4000余户家庭中。其中，残疾人数超240人，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76人，更有2位百岁老人。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高达20%。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，坚信他

们的方法总比困难多。

社区，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在执行政府职能的同时，还发挥着社会组织的补充作用。通泰门社区从上至下，配备了24名居民组长（网格员），并构建了党建网格体系。这一体系有效收集社情民意，排查安全隐患，将社区治理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角落。

社区虽小，却五脏俱全。书记、民警、“两委”干部、专职网格员、居民组长构成了最基层的组织架构。尤其是党员们，他们深化微笑服务，调解居民纠纷，帮助困难群众，充分发挥了榜样的力量。

令人赞叹的是，近年来，通泰门社区成功调解邻里纠纷200余件，帮助孤独老人100余次；在老旧小区改造安装电梯70余台，解决了老年人步行梯的困扰；消除了多起设施设备故障和消防隐患，让社区居民获得了幸福感和安全感，因此荣获第六届“全国文明单位”的殊荣。

为达到社区的幸福指数，政

府每年投入8万元用于服务群众的工作经费，经费不足，社区会从租赁门面的收入中予以补充。

社区食堂，作为社区的一个窗口，采用公办私营，以微利模式运营。每天约200人前来就餐，解决了老年人和上班族的后顾之忧。

我作为一名古稀之年的社区老人，常在闲暇之余四处漫步，不经意间了解到周围的生存状态。

高龄独居老人王某某，因儿子离世，仅靠拾荒和几百元的遗孀费度日，生活拮据。社区干部得知后，为老人申请了免费就餐。

三年前的一个夏日，80多岁的独居老人刘某某在高温下买菜时晕倒，网格员蒋开明见状，立刻喊来出租车，将老人送往中医院。因老人儿女在外地工作，蒋开明为老人签字，垫付了医疗费。

2020年7月27日，江津长江段水位超过警戒线，洪水漫入滨江大堤。一位年近60岁的醉汉，摇摇晃晃地在滨江路上行走，走在旧家具市场附近摔倒。蒋开明

见状，将醉汉送到所住的5楼，然后蹒水回到了家。

讲述了别人的故事，便想起了我的邻居。三年前的春节前夕，邻居悄悄地在阳台上熏制香肠腊肉过年。家里的人上街买东西，熏制香肠无人监管。不久，浓烟弥漫，几十斤香肠腊肉燃烧起来。小区门卫见状立即拨打“119”报警，十多位消防员迅速赶到，破门而入，幸好火势尚未蔓延至室内，很快火就被扑灭。

我听到呼救声才得知邻居失火，不是消防队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想起来也有些后怕。

我在采访税国敏书记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原来是独居百岁老人何某某想品尝枇杷。税书记安慰老人：“20分钟后送到！”电话那头，老人传来愉快的笑声。

税书记说：“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总得有人去做。”这句话，体现出社区工作人员对居民深厚的情感和细致地关怀。

通泰门社区的变迁，不仅是时代发展的缩影，更是社区工作人员用心服务群众的生动写照。

一碗面香唤醒赶早人

□ 黎强

在千年名邑江津，民间美味早餐不可谓不多，豆花饭、包子、油条、皮蛋粥，不一而足，丰富多彩，满足着老百姓的舌尖味蕾。

在老城东门口，随着一碗“汤小面”的进驻与加持，这座小城便更加生动起来。走出家门口，就一眼可见那些赶早的人，被一碗面香唤醒，骑着电瓶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，抑或开着私家车，蜂拥而至，让老街转角不足八平方米的店面挤得满满的，打起涌堂，生意兴隆，热辣滚烫。

来自乡下农村的老板实在忙不过来，接一顾二招呼三，像转动着的陀螺。耳闻喊堂的接二连三报着“小面，少辣，加青！”“碗杂，起硬！”“肥肠，起软！”“牛肉，宽汤！”，但见店老板声声回应着，一边手脚麻利地丢面、起面，一边听着微信扫码的

付款声，脸上虽然毫无表情，但从看似忙乱却井然有序的出面手艺和速度上，店老板愉悦的心情是一目了然的。单是食客的要求从没有落下这一点，就是店老板很是了得的功夫，一般人恐怕是要被整晕的。

店堂实在窄小，闻香而来、逐味而到的食客却络绎不绝，排着队，眼睛却扫视着店里空出来的位置，生怕自己慢了半拍就失去座位。店里人挨人，头碰头，回荡着食客撮面“呼呼呼”“滋滋滋”的声音，还有早就听得习以为常的饱嗝声。相互熟悉的食客礼貌有加，争着抢着付钱，之后道声“慢慢吃”，转身就融入到了匆匆忙忙赶早上班的人潮车流中去了。

食客们冲着一碗面香而来，也就不太讲究吃的方式了，只要一气呵成、风卷残云般吃下这心心念念的二两面，便是开启了一天的活力密码。看到店老板、店小二忙得不亦乐乎，

食客们只好自己动手，顺手端出小店的大小塑料凳子，配搭成餐桌餐椅，在店门口摆开，把一碗面吃得非常满足，无比惬意。吃得面碗见底，还未起身离凳，待位的食客便抢先一步靠过来。只好离凳，让等待的食客落座。

于是乎，“街边面”“板凳面”的叫法在这座不大的老城传开去了。城管的兄弟心里明白经营面馆的不容易，更晓得这些赶早的人与一碗面的见面之缘，便将人性执法与喷香小面在清早时光合二为一，也算是为市井烟火气平添了更温暖可亲的味道，超过了店老板精心制作的各种各样的佐料味道的总和。

一碗小面，就这样唤醒了赶早的人们，吃出精气神，吃出活力派，与老城一起迎接着一个美好的日子。而那碗面香，在不知不觉间，悄然成为了老城新的美食符号，被现代感节奏激发的时光，一下子记住了……

